



过关

白 危 著

过关

白 危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封面画：孫 正

內 容 說 明

这个中篇小说，寫粮食統購統銷政策执行初期的农村情况，全書寫了农村中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对这一政策的不同反应，以及他們在这一运动中的進步。其中突出地刻划了思想、作风有缺点的鄉長楊平泰的形象。楊平泰一貫工作積極，曾經做出了一些成績；但是他習慣和滿足于老一套，不重視合作社的生產工作和妇女工作，不关心自己的老婆和家庭，而且好大喜功，态度粗暴，慢慢產生了驕傲自滿情緒，受了批評后又產生退坡思想。作品有力地批評了这样一种干部，寫了他在党和事实的教育面前認識錯誤的过程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頭條胡同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号639 字數 77,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 4 $\frac{3}{16}$ 插頁2

1957年 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 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0000册

定價 (6) 0.36元

人們都很惊奇，为什么麦穗乡乡長楊平泰近来老是愁眉不展。一个向来生气勃勃、个性倔强的小伙子会突然变得如此消沉，这是十分令人費解的。

那么，究竟为了何事呢？

原来他和乡农会主任梁老德在县里学习总路綫，挨了一頓意想不到的批評。按照他自己的說法，这是他当乡長三年来第一次遭到严重的打击，并且还在大会上做了“十分不光彩”的檢討。不用說，他心里难过極了，他的气色也因此变得很陰郁，恰如近几天来的坏天气，陰陰沉沉，一点不开朗。

且說到了會議最末这一天，当他听完县委書記的总结报告之后，怀着一肚子不高兴离开了会场，一出大門，便忍不住發起牢騷来了。

“反正乡長难当！”他滿心委屈地想，“任务完成了还好，任务完不成，嘿，上头批評，底下埋怨，回到家里老婆摔板凳！”

于是他暗自下了决心，等这个运动搞完，说什么也不干了，选掉也罢，撤职也罢，横竖都一样。

提起楊乡長，真是誰人不知，誰人不曉！他这人脾气固执，办事能干，早就名聞全区了。不过沒有人比梁老德更清楚他的底細，梁老德不仅和他是多年同事，而且和他还有过一段不可分离的历史。他們倆原是远房姑表叔侄，論起輩分来，楊平泰應該称他表大爷。二十年前他們兩家都穷得要命，楊平泰的父亲楊結实曾和梁老德搭过伙計，領种地主胡世八在賈魯河邊上的鹽碱地。一九三八年洪水毁灭了庄稼，他們又曾結伙逃荒到許昌，就在这年冬天，這兩位老搭当却被蔣軍一齐抓走了。那时楊平泰实足年龄还不到十三岁，母亲早已去世，淪为一个無依無靠的孤兒，終日流浪在街头。听人說，抓去的壯丁都裝火車往外运，于是他便日夜守候在車站上，希望能見到父亲一面。果然第三天他在揚旗外面的路邊找到了父亲，但是已經不会說話了。随后他又在水塔旁边發現奄奄一息的梁老德。这时他才明白过来，他們曾經企圖跳車逃命，看那情形，父亲是受了重伤，动弹不得，給守車上的哨兵加了一槍，这才死去的。梁老德侥幸活过来了，从此楊平泰便和他相依为命，开始在沙河沿岸流浪。每当寒霜初降，泛区干枯季节到来的时候，他們便赶回老家，在冲积起来的淤泥上搶种早熟作物；一到桃汛来临，他們又乘着木排四处漂流。就这样一直熬

到刘邓大軍^①南渡黃河之后，他們才用赤誠的心迎接了革命，勇敢地参加了地方武裝部队，击潰了地主胡世八的还乡团。接着人民政权建立起来了，梁老德就被选为麦穗乡的农会主任，就在这时，他加入了共产党；楊平泰也参加了青年团，当了民兵分队長。不过梁老德的脾气恰恰相反，他是四十开外的人了，比起楊平泰来几乎要大上二十岁，对于人情世故、閱历經驗都比楊平泰老練得多。他做事不紧不慢，十分穩重，人緣也挺好，到处受人欢迎。兩人在私人感情上原是無可非議的。不过后来梁老德当了乡支部書記，而楊平泰也已經成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当了乡長之后，矛盾和冲突便从此产生了。楊平泰时常抱怨梁老德心腸太軟，做事不够有魄力，总觉得他有点碍手碍脚。至于梁老德呢，对他那种快刀斬乱麻的作风，也着实感到头痛。因而在公事上头，兩人的意見往往很不一致，有时竟爭执得面紅耳赤。但爭論的結果却并没有把工作向前推进，反而伤了私人感情。当这时候，他們都已成家立業，梁老德討了一位年紀比他大兩岁的老寡妇，兩人过得很甜蜜。楊平泰却爱上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，可是日子过得并不美滿，兩人的感情时好时坏，好似黄梅天气一样，即使旁人看了也不舒服。为了避免生閑气，曾經相依为命，多年来同甘共

① 刘邓大軍，即刘伯承、邓小平二同志率領的部隊。

苦的姑表叔侄，至此也不得不分开鍋灶，各人另立門戶了。从外表上看来，誰也很难断定他們有什么不愉快的地方，但是彼此之間感情上有了裂痕，却是事实。而且这种裂痕正如年久失修的城牆，是从基础上慢慢开始的。这一点，無論是梁老德还是楊平泰都深切体会到，它將随着時間的轉移，慢慢扩大和滲透。不过局外人不容易觉察出来罢了。

梁老德現在是麦穗农業生产合作社的社長。最近他从地委党校学习回来，恰好又碰上县里展开粮食統購統銷运动，他在县里同楊平泰一起又参加了这个学习，因此他在看待問題上，是比从前提高了。他曾不止一次听到楊平泰發牢騷，什么任务重啦，工作困难啦，工作干不下去啦，但那不过是一时气头上的話，說过了也就算了，誰也不去計較；不过这一回他倒認真起来，見了誰都不大理睬，这使梁老德有点迷惑了。

“又鬧情緒啦！”他想。

他們从县委会出来后一直沒有說話，默默地走过城隍庙，走过貼滿大字戏报的十字街口，已經到了人民大戏院門口，楊平泰这才忽然停下来，仿佛悟到走錯了路似的对梁老德說：

“表大，我不想去看戏。”他的声音有些發抖。

在县里开会，照例在會議結束这一天，县立剧团要演一場戏，招待参加會議的区乡干部。今天的剧目是“人

往高处走”，这是新改編的梆子戏，对楊平泰來說也是十分对胃口的戏，倘在平时，他是無論如何不肯輕易放过这个机会的。可是在今天，即使口袋里揣着前面第八排的池座票，他也無心去欣賞。

“你是怎么啦？”梁老德看他一反以往慣例，心里倒很詫異。

“不怎么，”他陰郁地說，“不过有点头暈。”

“要不要請大夫瞧瞧？”

“不用，”他摆摆手，“咱們回家吧。”

一回到招待所，楊平泰便倒在床上，唉声嘆气起来，好像現在世界上的一切于他都是無所謂。不过躺不到半分鐘，看見梁老德正在起勁地打背包，他也只好勉強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，把墨水瓶啦，筆記本啦，牙刷、牙膏啦，一古腦兒塞在挂包里。等到梁老德已經收拾停当，站在院子里吸香烟，他便胡乱把背包一卷，提拎着叮叮当当的挂包，横扫了一眼滿地凌乱的碎紙片和香烟头，于是砰的一声，把門反关上。

“走吧。”他对梁老德說。

他們离了招待所，徑直朝南关走来。

这是一个陰沉的天气。按时令早該下雪了，但自入冬以来，一直颳着悠悠忽忽的东南風，因此連經初霜打过的期艾和秋葵都有些反常現象，枝条上依然挂着殘花和綠叶。只是夜来下了一陣小雨和冰雹之后，才变冷起

来，令人稍許感到有点肃杀的严冬景象。不过一出南关，天气驟然变坏了，北風怒吼着，平地上卷起一陣陣的黃沙和落叶，半空里出現了一只老鷹，發出淒厉的叫声，好像在向行人警告，不該在这时候出門。

“就要下雪了。”梁老德望着陰淒淒的天气說，他摘下毛皮帽上的护耳搭，往下巴頰上打了一个活結。

他看楊平泰气色沮丧，一直不想說話，就忍不住說道：

“我又要說你了，小平，你这脾气不改可是不行。”

楊平泰沒有作声，迎面扑来的一陣風沙把他的眼睛吹迷了。

“吃了这份口粮，就不怕沒人提意見，”梁老德繼續說，“意見尽管人家提，沒有的事憑白也落不到你头上。常言說：‘根深不怕風搖动，樹正何愁月影斜’，这你怕什么！就說我吧，还不是一样受批評。我兼了農業生产合作社的社長，沒有把合作社領導好是事实，有的社員想买田，有的社員想做生意，这我都知道。至于你媳妇在背地里放粮食，要不是他們在会上揭發出来，我至今还蒙在鼓里呢！可是人家就揪住这条小辮子硬派我的不是，說楊六嫂既是我社的社員，又是乡長的老婆，不是互相包庇是什么？这話在党組會議上你不是沒有听见，我当时也是有口难分辯，心想：这可跳到黄河洗不清啦。不錯，我思想糊塗，有些事情分不清是非是有的，要說

我存心想走資本主義道路，我也不服。可是過後仔細揣摩揣摩他們的話，又何嘗沒有道理！我要是把支部工作做好了，把合作社辦好了，鄉里又何至於鬧出這些花樣來，社員們又何至於一人一條心！我就糊塗在這上頭，一心只想把社員們的生活過得更好，讓他們從多方面去發展，有什麼不可以。哪曉得毛病就出在這上頭，盲目助長了社員們的自發勢力。你想，社員一分心，合作社還能辦好嗎？新來的這位區委書記批評我喪失立場，說鄉的工作沒有做好，都是因為咱們兩個鬧不團結，這話並不過分。咱們想想，以前誰說過這樣的話？沒有。咱們自己還怕別人看出咱們的弱點，竭力把它隱藏起來，好像腦門上長了天泡瘡的花花公子，連晚上睡覺也舍不得把帽子摘下，生怕有人闖進來，揭露了他的秘密。我要不是經過這次學習，老實說我也看不出這些問題。所以我勸你不要把問題咬得這樣死，你媳婦放脹的事你不能把它推得一干二淨。人家批評你，也不算過分，原是因為你是鄉長，鄉長的老婆尚且如此，叫群眾怎麼說呢？你從多方面去想想，這話是不是有道理。”

“唉，道理，我何嘗不懂得這個道理！”楊平泰回駁道，“問題是要分清是非，不能囫圇吞棗地硬來，你想這樣怎麼能叫人心服？”

“誰不分是非？”

“她背着我在娘家放暗賬，我怎麼會知道？憑天理良

心，我一点不晓得！”

“这倒是怪事了！”梁老德額門緊皺起來。

“連你都不能諒解，我還有什麼話說！”楊平泰兩手一攤，氣憤憤地叫起來，“反正是我不對，我不干就是了，誰有本事誰去干。”

“這是什麼話！”梁老德也嚷起來。“說不干就不干，這是隨你高興的嗎？即令你不干，也得把問題弄清楚，這不僅是你個人問題，它牽連到全鄉的工作。”

“我交代，我一定把問題交代清楚。這還要怎麼，難道還能把我送法院不成？”

“輪到該送法院的時候，問題倒簡單了，可是我沒聽說過法院能夠判決思想問題的，”梁老德聽了好笑起來，但还是很認真地對他說：“你不想想當初為什麼大家把你選出來，原是因為你立場穩，能替他們辦事……”

“得了，表大，別再給我灌米湯了！”楊平泰亂搖頭，禁不住苦笑一聲，“群眾的意見我已經聽夠了，我的耳朵早就成了意見箱啦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所謂群眾意見，到底有百分之幾是正確的？都聽他們的話，那還要什麼黨的政策、黨的領導？可是有些人偏信這一套，他們迷信群眾意見就好像迷信符咒一樣，只要有人在你背後打個噴嚏，立刻就會警告你：‘瞧，群眾對你有意見啦！’然後給你扣上一頂大帽子：‘脫離群眾！’你还記得那次公路桥梁工程處到咱們這裡勘測四十二號橋梁的事嗎？他

們勘測的結果認為七里灣水流太急，不能架橋，要把公路拉直，就得將那段護河堤往南移動二百五十公尺。他們測量好了，連計劃帶報告一齊送上去，上頭立即批下來照辦。我接到通知就連夜動員群眾去移堤，群眾却大吵大嚷起來：「橋梁不會往北錯一點嗎？架一座橋要移動半里長的護堤，這是勞民傷財，只有傻瓜才會相信這樣愚蠢的話：『小姐，你的腳鴨子太大，穿不上這雙綉花鞋，你削掉一個腳趾頭吧。喏，你也想學那位騙子叫我們上當嗎？』」我苦口婆心跟他們解釋，這是上頭的命令，國家建設大計，違抗不得的，你們有意見儘管往上提，我可不能耽誤按期完成的任務。我這樣做有什麼不對呢？可是他們不聽那一套，聯名告到縣里去，人民監察室立刻派人來檢查，好找我的麻煩！」

梁老德听了双眉紧皺起來。

“我怎麼一點記不起來？”

“你那時還在省里開合作社會議。”

“不，我沒在省里。”

“要不就在密縣買寒羊。”

“那也不對……結果怎樣呢？”

“結果？”楊平泰不好意思地苦笑一聲，“他們勝利了。”

“可是你沒有從這事件吸取教訓。”

“教訓嗎？我領教啦。”

“不，你没有做到。群众提意见你不听，又不把意见反映上去，所以才闹成这个样子。现在四十二号桥不是安安稳稳架在七里湾北头么？可见群众的意见并没有什么不对。”

“难就难在这里，有时候上头指示那样做，群众思想搞不通；有时群众想这样办，上头又不同意。就说那回金沙岗开沟迁墓砍柏树的事吧，这明明是群众的要求，可是我到区里去请示，区里不但不同意，反把我批评一顿，说我轻举妄动，乱出点子。你看这多为难！”

“你以为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对吗？表侄，你完全错了！你知道金沙岗那块坟地是谁的吗？不知道。那就难怪你碰钉子。那是迴龙镇清真寺的产业，这是有关民族政策的问题。你事先不摸底，就那么轻举妄动，怎么不碰钉子？”

“就算这一点我错了吧，但是憑良心说，我哪一样不是为了群众利益？我把家里的事都丢在一边，不管老婆孩子生我的气，赶着把任务提前完成，结果却落得官僚主义、命令主义，如今又加上一个资本主义自发势力！我的老天爷，我就有八个脑袋也戴不了这许多大帽子！”

“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，”梁老德打断他的话。“上头批评你太主观，那是事实。有些事情事前连我都不知道，你就做了决定，叫我左右为难，反对也不是，赞成也不是。我老实不客气对你说，你这好大喜功，盲目冒进的

作風我是不能同意的。你不想落在人家后面，一心要把咱乡的工作搞好，爭取做个模范乡，这个志向我是百分之百地贊同。但是这不能光靠完成任务的百分数来决定，而是要看执行党的政策和群众覺悟程度如何来决定。”

“你說这話有什么根据嗎？”

“根据你在会上自报的統購任务。你自己冷靜考虑一下，你是不是把咱乡的余粮估計得太高了？”

“不高，我的估計数字是有科学根据的。我从財粮干事到乡長积累了五年的征收公粮經驗，我有充分的把握，你請放心。”

“你想用搾油的方式把群众的口粮都搾出来嗎？”

“嗨，你又来了！”楊平泰心里不高兴地想，“我的脚步还没有跨出去，你倒先把繩子套上来！”

“你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，”梁老德警告似的繼續說，“咱們在县里學習了十天，你有些問題还是搞不通。”

“有什么不通？一切我都通。”好像有誰踩了他的痛处似的，楊平泰突然叫起来，“任务我保証完成，問題我也一定交代清楚。硬要說我包庇老婆放賬，本人也有自發思想，就是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同意！”

“你冷靜一点好嗎？仔細檢查檢查自己，先別一句話把人堵死。”

“还要怎样檢查，我在会上不都檢討过了嗎？”

“你瞧你那勁头，好像我跟你有多大的仇气，我說句

不中听的话，你太意气用事了，耳朵里装不进人家一句话！”

梁老德看他板着脸孔不说话，气色青一阵紫一阵，猜不透他是真心负气，还是心服口服。但他怕伤了他的自尊心，便也不再继续往下说。先前走着谈着，彼此都没有留意到天气变得这么快。此刻夜幕就要降临了，愈是走近十里荒坡，就愈觉得刺骨的寒风猖獗，而且夹着梅花大雪，很快就把村庄、树木和碧绿无边的冬小麦模糊起来。将近二更时分他们才走完漫长的十里荒坡，远远望见一星星灯火从大雪里映现出来。那是召南村，离麦穗村只有二里地了，他们这才松口气，觉得心头暖和了许多，脚步也加快了許多。等到他们走进被大雪笼罩着的召南村时，梁老德很想在这里歇歇腿，抽口烟再走。因为村上有个老木匠鲁承班是他的要好朋友，鲁老汉的儿子鲁大保是现任乡里的民兵分队长，也都是他们的好朋友。

“怎么样，歇歇腿再走好嗎？”梁老德提议道。

“一身糟透了，还歇什么！”杨平泰依然气忿不平。

走出召南村，他们便分手了。自从他们分居后，杨平泰搬到下麦穗村，梁老德仍然住在上麦穗村，无形中他们也就疏远起来。

二

楊平泰赶到下麦穗村，已是二更多天了，整个村庄都沉睡在积雪里面，只有他家窗櫺上还露出一綫微弱的灯光，从那里發出断續不定的、極其低沉的紡車声。

“开門！”他来势汹汹地敲了三下門板。

紡車嘎然停住了。

“誰呀？”里面傳出女人埋怨的声音，“半夜三更敲啥門！”

老朽不堪的双合門剛剛拉开一条縫，立刻从里面鑽出一條小花狗，随后又探出一張蒼白的長臉，这是他的妻子楊六嫂，一个已經有了兩個孩子的母亲。她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靛藍老粗布棉襖，瘦長的鴨蛋臉，神經質地閃动着一对烏溜圓滾的大眼睛，給人的印象是缺少涵养，而且十分敏感的人。由于長年操劳过度，長相却比实际年齡大的多，彷彿快近三十上下的人了。

“哟，乡長回来啦！”一看丈夫狼狽不堪的样子，先自楞了一下，接着又埋怨起来，“不迟不早，偏要赶到这时候才回来，干脆別回来得啦！”

楊六嫂虽然嘮叨不完，心里也委实过意不去！动手帮他解下背包，抖掉身上的雪花。楊平泰怀着一肚子的

怨气赶回来，在路上早就打好主意，准备回去好好教训她一顿。可是一踏进家门，这股无名毒火却跟身上的雪花一齐融化了。他现在变得很沮丧，很泄气，赶了二十多里的夜路，累得要命，饿得要命，几乎连张口说话的劲头都没有。他脱掉湿漉漉的棉大衣，就颓然倒在板床上，立刻觉得胃里反酸，想吐，脸色也渐渐发白。杨六嫂知道他这毛病是从前逃荒要饭的时候饿出来的，生怕发作起来昏过去，于是赶紧燎一把高粱稗给他烤烤，随后又拿来一双草窝给他换上暖暖脚，一面给他烘棉襖，一面给他冲生姜红糖暖胃汤。忙了大半夜，杨平泰才慢慢缓过气来。等到第二次添灯油时，杨六嫂提着油瓶问他还吃不吃东西，杨平泰有一搭没一搭地说：“有剩饭就吃一点，没有也就算了，不必费事。”总之他说得很含糊，这可使杨六嫂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到底是吃呢，还是不吃？”她提着油瓶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说，“要吃就吃，不吃就吹灯，洋油四千八一斤！”

“吹就吹吧。”杨平泰懒洋洋地回答道。

其实他是巴不得她弄点什么热的东西来吃吃的，不过怕她嫌麻烦，所以才说得这样含糊。

杨六嫂撇着嘴横瞅他一眼，把烘得半干的棉襖扔给他，站起身来，端着面盆簪出去了。

她一出去，屋子就顿时冷静下来。杨平泰抬起头来长出一口气，感到好像终年关在密不通风的地窖里突然